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8  
18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杰克逊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圭亚那)

帕基先生

周南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止。

上午十一时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

根据大会第 3376 (XXX)号决议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 (S/12090)

主席：我要提到在第一九二四次会议上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列入议程后，安全理事会决定向非安理会理事国的各方发出邀请。按照这些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以及古巴、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主席法尔先生和其他成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胡特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克萨达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现在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此外，我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当前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惯例，同意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刚才提到的各位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匈牙利代表霍拉伊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在开始发言以前要为美国驻贝鲁特大使的悲剧性死亡表示遗憾，并向美国代表团和政府表示哀悼。我们赞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曾尽力逮捕凶手并绳之以法。

主席先生，我要为你担任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主席表示祝贺。我很幸运而且很高兴能够深刻地认识你并与你一道工作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友谊。我确信，你的才干与对和平及正义的事业的热诚，将使你能圆满地结束这次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由于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这问题如今已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还要谢谢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能让我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

我国代表团有三项理由想要参加这次辩论。第一、我国政府真诚相信需要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第二、我们也相信，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祖先的家园里仍被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就不可能在中东建立和平与安定。第三、我们来自一个阿拉伯国家，因此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显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但我们确信，这篇报告，尤其是第二部分中的建议，可作为有效和实际的基础，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因而为中东危机的核心所在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铺路。

一九七四年，大会在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中明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只引用该决议执行部分中最重要的两段：

“ 1. 重申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

“(a) 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

“(b) 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2 又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

但是这个决议，象许多其它的决议一样，有成为一纸具文的危险。因此，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第 3376(XXX)号决议中决定成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我有机会注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和读到它的报告，这件报告现在就摆在安理会面前。如果我不向它的主席，塞内加尔的法尔大使，以及它的成员在执行一项极艰难的任务中作出的真诚和负责的努力表示祝贺，我就没有尽责。这的确是28年来作出的第一次尝试，试图建立一个执行方案，使巴勒斯坦人民能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提到的第 3236(XXIX)号决议中明确的说明。在去年十一月通过的第 3376(XXX)号决议又一次肯定了这些权利。

我不打算分析委员会的报告，因为它的主席六月九日的发言已使我不需再作任何补充。但我要特别请安理会注意一点，即报告中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使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获得进展，由此为中东的公正和永久和平铺路，我们千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在拟定建议时不仅注意了实际的考虑，而且是完全根据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和决定。所以我们注意到，将行使重返家园的权的执行程序分成两个阶段，是受到现实考虑的限制和基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同样的情况适用于以色列从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出，如此才能在该地成立政治机构，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取得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不想在现阶段讨论该报告的细节和其中的建议，但我要说得非常明白，如今已经到了安理会也要象大会一样应当毫不含糊地肯定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时候了，这种权利包括在巴勒斯坦重返家园的权利和取得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

我们也相信，安理会应认真考虑委员会的建议，以便采取行动和执行它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中东当前局势的继续不仅威胁到该区域而且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句话说的次数只怕少，不怕多。

说完了这些，我还要补充说，为了防止局势的恶化，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迫使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停止设立新殖民点并从已设立的殖民点撤出。安理会应采取措施保证以色列尊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适用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最后，我要说，在安理会采取有效和负责任的行动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并给予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只好尽其所能支持他的阿拉伯弟兄努力解放他们被占领的领土，并支持在他们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祖先的家园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谢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在我开始就议题发言之前，我愿借此机会向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美国驻贝鲁特大使和他的同事的逝世所带给他们的悲痛损失表示埃及代表团的诚挚悼念和同情。

我现在要祝贺阁下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以你的才能和明智的领导，

我们的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贵国圭亚那和你本人一直都在声援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从外国占领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因此，在你的领导下进行这场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历史性辩论就不仅是一件巧合的事了。

这件事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联合国几乎从它成立那天起便表面地和间接地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 现在是第一次，特别是在本组织的最高执行机构安全理事会中，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 安理会现在不是讨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所作所为，而是讨论一整个民族在一个本来不应该有也不应该接受占领或统治的世界里的生存问题，他们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当中，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最无情、最不公正的待遇和最大的悲剧，这对于每一个相信宪章、相信人人都平等和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的自由人的良心是一个震惊。 在这方面，安理会今天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事实就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个世界终于受到良心的责备，感到有一种责任，整个世界终将负起它的责任，改正过去的错误，为一个建筑在公正和平的基础上的更好和更光明的未来铺平道路。

的确，世界大家庭正在日益响应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这种响应表现在日益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上。 世界各国现在承认，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公正解决之前，中东是不可能公正、持久的和平的。 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向大会讲话时强调了这个事实，他说：

“……诸位会同意我的看法：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获得政治解决之前，这个地区是不会有和平的。巴勒斯坦人民应当永远流离失所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他们必须重新取得他们的地位，建立他们的独立国家，这样这个古老的民族才能够为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在上面说过，联合国曾经讨论过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不同方面。 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大会对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不下于106项，安理会的决议至

少有128项。除了这些决议之外，还有其他世界组织、会议等等所通过的数不清的决议。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决议和决定的命运。如果让侵略者继续藐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世界大家庭希望看到和平与正义遍及全世界为一切人所享有的意愿，这便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遗憾的现象了。今天的世界不会也不能容忍一些人享有和平并得到承认的权利而其他人却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和平与正义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因此，如果联合国最高执行机关真的希望中东普遍存在和平与正义，那么现在是它拿出权威和负起责任来改正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了。我不打算再详细说一遍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因为每一个人特别是安理会都很熟悉这些发展。

当联合国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它的历史性的第3236(XXIX)号决议时，联合国首次以非常明确的字眼定下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定义。大会在这项决议中重申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a)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b)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大会又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在该决议中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主要一方。大会在它的历史性的第3375(XXX)号决议中也以明确的字眼阐明了这件事；该决议强调这样的信念，即任何旨在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和讨论，都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它要求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同等的地位，根据第3236(XXIX)号决议，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努力、讨论和会议；并请秘书长将第3375(XXX)号决议通知中东和平会议的联合主席，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平会议的工作以及一切其他和平努力。秘书长确实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执行这项决议。值得注意的是他最近主动同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接触。

第3236(XXIX)号和3375(XXX)号两决议的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大会通过它的

重要的第 3376 (XXX)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由大会指派二十个会员国组成。大会请委员会审议并向大会建议一项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第 1 和 2 段中所确认的权的执行方案。它还请委员会不迟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向秘书长提出它的报告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将该报告转送安全理事会。第 3376 (XXX) 号决议还请安理会审议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第 3236 (XXIX) 号决议第 1 和第 2 段内所确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大会授权委员会，考虑到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载有其意见和建议的报告。

二十国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现在已经列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的第 S/12090 号文件，摆在安理会议面前，秘书长以这份文件把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转送安理会。我愿借此机会对主席法尔大使和委员会各成员表示埃及的谢意和感激，他们在导致这份重要文件的审议中表现出勤奋、公正和客观的态度。委员会的态度确实是公正和客观的，因为它是由大会指派代表着所有地域集团的会员国组成的，而且委员会本身也征求和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出意见和建议。

埃及相信委员会的建议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来执行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便这个高尚和勤劳的民族能够同这个地区的所有人民一齐再次为这个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委员会的报告正确地强调了这一主要事实，它说：

“对这一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是解决整个中东问题及为该区的公正持久和平创造必要条件的一个基本因素。”(S/12090, 第 51 段)

委员会也强调联合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的所有努力上应该发挥更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应在全部过程中起更大作用，直到最后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为止。因此，委员会说有必要重新召开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同等



的地位根据大会第 3375 (XXX)号决议参加，以便处理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关于这一点，该报告接着说，许多代表团强调安全理事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同等的地位参与审议和参与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一切关于中东问题的努力、审议和会议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埃及对这个事实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安理会积极响应了我们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所作的关于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的审议的要求。巴解组织的代表现在同我们一起出席安理会，充分参加我们的审议，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明确证明我们组织的最高机关所代表的世界大家庭充分承认他们这次出席安理会的重要性，并且证明除非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同其他与会者同等的地位充分参与一切关于中东问题的工作、审议和会议，否则该地区就不可能有真正、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现在，我要谈一谈载有委员会的建设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我将不详细分析所有这些建议，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具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我们相信下面三个因素，即基本的审议事项和准则、重返家园的权利，和自决权利及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象第 3236 (XXIX)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作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一个适当和充分的基础。这些建议是以联合国各项决议、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为基础的。所有有关方面如果真的希望看到和平与正义遍及中东，就必须忠实诚恳地努力把这些建议变成现实。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和实现，因而安理会负有首要责任的世界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和加强。这就必需保证联合国所通过的所有决议得到执行，以便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达成该地区的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同时，我们相信，二十国委员会一定会欢迎安理会或理事国提出任何会使委员会的报告更有份量，使委员会的建议更易于实现的建议，不论在实质上的还是程序上的建议。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和各理事国将会对这些建议给予应有的、充分的审议，甚至提出一个行动计划，并订出在安理会主持下执行这个行动计划的适当路线。

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是鲜明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安理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时的发言里提到我们对于这个就问题的政策的基本要素，我还特别指出下面的事实：我们完全相信，如果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肯定中东的永久公正的和平必须以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民族权利为基础，它就可以作出一项积极的贡献。

总之，埃及相信，任何中东的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不，应该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开始，而且必须以包含在联合国以前的各项决议和委员会的报告的建议中的以下各项原则为基础：

第一，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取得国家独立、主权和自决的权利和返回家园的权利；

第二，不容许以武力侵占领土，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第三，确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第四，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起重大作用，以及根据大会第3375(XXX)号决议的规定，它应以同其他参与者平等的地位参加各种工作，审议和联合国支持下或者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的会议。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安全理事会。巴勒斯坦人民把他们的信心寄托于安理会。我们相信安理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寻求一个公正、光荣与和平的解决办法。

一月间我在安理会上说过，避免中东过去三十年来的悲剧继续下去的一个唯一可行办法是达成一个考虑到问题的核心的公正、光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不公正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也要向你这位极为干练的圭亚那代表致敬。圭亚那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同我国维持着最友好的关系。过去两年来我们和你共同工作，对你的外交和谈判才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尽可能使安理会达成最有利的决定以支持民主进步事业的坚决斗争中，我们大家都深深感谢贵国代表团以及安全理事会不结盟理事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代表团的表現。

我们同大家一样，对美国大使及其助理人员的悲惨死亡深表遗憾。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论是个人作出的还是象我们这几天看到在南非发生的由一个国家作出的，我们都强烈反对。

过去几年来，联合国开始更加注意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问题，并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不再被看作是一个难民问题——一个复杂的中东危机的边缘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终于获得了它应得的地位。巴勒斯坦问题是解决中东危机的中心；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中东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都已承认，权利遭到剥夺的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同全世界其他人民一样的民族权利。按照这一立场，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经过了不可原谅的长久时间以后，才设立了这个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的第一个机构。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第一次进行了审议；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说明和详尽的阐释——这等于是向巴勒斯坦人民肯定了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各项原则。

我国代表团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在主持委员会审议工作时表现的外交才干。我们也很感激委员会的报告员马耳他代表高奇先生致力于他有效而实际的工作所表现的热诚和努力。

这份报告，连同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是委员会广大多数以共同意见方式制订的，而委员会的成员国代表着全球各区域具有不同思想、属于不同政治集团

的国家。委员会报告的基础是正义和人道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无数决议。报告注意到中东和全世界的实际现况。同时，报告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从而也为解决整个中东危机，奠定了一个积极而全面的基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作为一个积极的观察员参加委员会工作这一事实，尤其增加了报告的重要性。这是一支伸出来的和平之手，我们不应该也绝不能够拒绝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次表现了极大的责任感，既有建设性也合乎尊严。它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愿意首先就巴勒斯坦问题最后解决的方式、然后就中东危机问题，通过联合国同另外一方进行谈判。

最重大的贡献可能是分阶段解决的办法，其中订明第一阶段是关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被侵占的领土，其他各项问题都要由该地区的主权国家，包括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彼此协商决定。从外交上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消息。这个办法证明，在寻求中东平时，巴解组织的存在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巴解组织已再次强烈表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并申明它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替代的唯一合法代表。

不幸的是，以色列仍然继续执行其非法占领政策和不承认的短视政策。以色列的顽固不肯让步的态度，它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设立新的殖民点和改变这些领土的人口结构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蔑视全世界，使和平的前景变得更遥远、更渺茫。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作为必要而平等的伙伴的权利的做法，不仅危害到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而且危害到它自己的安全。

以色列政府应该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今天已受到国际社会极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且支持的国家还在日益增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要求以色列撤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的领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领土内设立殖民点，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违反了第四次日内瓦

公约和海牙公约的规定。以色列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点吗？

那么，问题在于以色列的真正企图是什么，以色列是否打算使全世界停留在战争边缘。几天前，以色列在安理会声明，说它愿意进行谈判。现在，它要进行谈判的机会来了，它应当表明，到底它是真的愿意谈判，还是只不过想制造宣传效果。以色列说，它不要同作为三百多万人民的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谈判，但是，以色列显然无法永远避免，而且越来越必须面对这个局势中的主要问题和中心因素。中东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能由别的国家代为解决，不管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是不会得到承认的，而且占领阿拉伯领土并不能保证以色列自己的安全与和平生活，难道以色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不结盟国家一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它们经常提醒大家注意，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侵略和占领是与和平和安全不能相容的。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又一次谴责以色列的侵略，会议特别声明：

“协调局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该区域阿拉伯国家的继续侵略以及有计划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违反了《宪章》的基本原则。因此，协调局回顾利马外交部长会议的宣言和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认为联合国应该采取有效步骤，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步骤在内，以保证以色列遵守联合国所作的决定。”

多年以来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提案或行动，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就不能导致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已得到普遍的、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这些权利是正当的、不可剥夺的。任何国家，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或任何侵略者的幕后阴谋，都不能否定这些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权利绝不容许任何人讨价还价或操纵玩弄，因为这样做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不实际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中东危机解决办法中的组成要素，应该获得实现，也必须获得实现。

有一些普遍或相当普遍承认的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接受为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建立中东和平的基础。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就是基于这些原则；安全理事会应该加以重申。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主要的是以色列应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占领的领土。有史以来，占领领土从来没有一次为被占领的人民带来自由或为占领者带来真正的安全。以色列的撤出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实现中东和平的必要条件。委员会在建议中提出要制定以色列撤出的时间表。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有用的。我们也认为，应该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得以留驻，以便帮助进行撤离。巴勒斯坦人民回返家园的权利、自决的权利和建立其独立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承认；应该按照二十国委员会的建议使这些权利得到实现。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必须执行第237(1967)号决议的规定，其中要求让流离失所的人回到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的领土。让流离失所的人回返家园的事应该尽早执行，不应该附有任何条件。联合国应该与直接有关的国家合作，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进行准备，为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七年期期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返家园创造条件。对于那些不愿回返家园的人，应给予公平适当的补偿。

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是一项普遍的权利，属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这项权利不容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应由他们自己决定。但这只有在按照第237(1967)号决议的规定，使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领土并使流离失所的人能回返他们的家园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以色列应该停止在被占领领土设置新殖民点的非法行径，并应撤出现有的殖民点。以色列应该停止迫使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和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做法。当代国际法所普遍承认的原则认为，由侵略战争造成的军事占领并不授与对被占领领土的任何主权权利，因此，也不授与把这种领土转让任何人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保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保证它们在安全的并获得承认的疆界内生存的权利；这是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也就是中东问题的理所当然的步骤。 为了为中东的持久公正和平创造适当的条件，所有有关国家，包括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内，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规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规定，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以色列根据局势的短期发展来打算盘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事。 最近几十年来，阿拉伯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在为他们的正义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遭受到数不清的挫折。 但是谁能否认，从这几十年的总的发展来看，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和他们的力量都有了十分巨大的进展？

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也同样遭受过许多失败，但总是累仆累起，力量更大，国际的支持更多。 就同其他的人民一样，只要他们肯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独立平等生活的权利斗争、受苦，甚至牺牲，他们是打不倒的。

因此，任何真正希望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危机的人都必须致力于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得到承认。 把本报告的<sup>1</sup>建议逐步执行将对这一目标作出重大贡献。 现在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和今年秋天召开的大会都不能置报告于不顾。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步骤，以便如二十国委员会所建议的，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了和平、人道和正义，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不应再推迟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了。 这是涉及中东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加以推迟。 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要对全体人类负严重的责任。 对这种人来说，巴勒斯坦问题也成为他们的良心和道德的问题，成为他们在全人类面前是否愿对世界和平负责的问题，也成为他们愿否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的试金石。

主席： 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到特别高兴和荣幸在你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向理事会讲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圭亚那共和国有友好的关系，我深信这种友好关系将在我们对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所抱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深和扩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十分同情地密切注意阁下的国家的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圭亚那的独立和主权而作的努力。

我要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两位美国外交家在贝鲁特不幸丧命，表示哀悼。

我还要向非洲各国代表团为他们在南非的同胞惨遭沃尔斯特的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屠杀，表示我们衷心的同志情谊的哀悼。该政权的奸诈险恶和残酷无情的劣性由此再一次向我们显露出来了。

一次又一次地，安全理事会不得不讨论中东局势，特别是联合国决定里所确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必须行使的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不仅在安全理事会里而且也在大会里已一再强调过，中东冲突的原因是以色列继续侵略它顽固地拒绝离开它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

我们深知，以色列政府继续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根据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作的决定。而且它再度宁可不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不参加以促成中东冲突的解决为要务的理事会的辩论。这是显明的，以色列内部有碍以色列人民极端重要的利益的那些势力，抱着他们的侵略观念和扩张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觉得他们有在政治上、军事上、特别在财政上怂恿他们的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鼓励他们采取对和平非常危险的不顾后果的立场。这种保护以色列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势力，由于同样的原因，显露出他们对中东冲突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是毫不关心却在千方百计分化离间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并使大家不去注意解决争端的基本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一再表示它对中东发生的事情的关心。帝国主义、



以色列和其他反动势力的阴谋导致了悲惨的结果和不必要的流血。我们主张立刻停止黎巴嫩境内的流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我们组织成员之一的该国的内政。同时我国代表团断然反对转移大家对中东冲突基本问题的注意的任何企图——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以色列的继续不断的侵略，其主要对象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害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力量和行动都是为侵略者的利益而做的，并且绝没有依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促成中东冲突所必需的解决。

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加明白的一点是所谓逐步解决办法绝不能替代中东冲突必需的全面解决，而且实际上使解决更难取得。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和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第S/12090号文件里提出的报告明白地显示出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中东冲突的公正和持久政治解决的重要关键。在这一点上，我想从委员会的报告中引述下面的一句话：

“……如果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无法拟出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

(S/12090, 第59段)

这一历史的事实，这一历史的需要，是任何认真关心中东冲突的公正解决的人都不能怀疑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事实，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明白规定了该组织的任务以后，已经大会第二十九和第三十两届会议承认了。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和参加国际组织的工作的，是越来越多了，向该解放组织建立更正式的关系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这一切都证明该解放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新近的各种事件证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想要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谴责挑衅分子卑怯地谋杀美国外交官的声明该组织和它的维护他们的正义事业的领导人所具有政治品格。

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站在与各会员国代表团平等的地位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这个世界组织因此进一步肯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案件不是仅只难民问题。这点也已经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大使在介绍委员会报告的时候予以强调了。

依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的民族要求和满足这种要求的问题加以曲解，不仅是错误而且也是危险的。今天人人都知道这是中东和平的基本问题。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一项关于中东局势的声明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一步确定它认为要想得到中东问题的一贯全面解决就必须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取得下列各项有机地互相依赖的问题的解决：

“ 1. 把以色列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

“ 2. 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民族要求，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的行使在内，

“ 3. 规定由国际保证中东一切国家的边界的安全和不可侵犯以及它们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深信这样的解决是符合该地区的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是确保中东冲突公正持久解决的适当国际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恢复工作，并由一切直接有关各方参加。当然，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当从开始就出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分两个阶段举行这个会议的建议为这个会议的工作的恢复创造了新的机会。”

这项声明是符合二十国委员会报告里的建议的精神的，该报告说：

“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根据大会第 3236 (XXIX) 和

3375(XXX)号决议。同其他当事方平等参与各种工作、审议和参与在联合国支持下举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各种会议是绝不能少的。”(S/12090,第61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信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工作结果,对于鼓励中东公正、持久和和平解决的实现,是有用和有价值的。这项报告是范围广阔的讨论和认真的评价所得的成果。它是不遗余力地努力执行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所付托并与第3236(XXIX)号决议一致的任务的委员会所有二十个成员大家作为共同意见通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作为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愿意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所有各成员将公正无私地审议他们接到的这项文件,并因此将认为有采取与这问题的重要性相称的行动的必要。

只要我们能够办得到,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竭尽全力促进世界上现有冲突根源的消除。在德意志统一社会党最近举行的第九届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说:

“我们团结一致地支持阿拉伯人民为从侵略者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为求中东的全面和平而迫切需要的政治解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的权利在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永远全心全意地、无保留地支持所有各洲的这种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一切阿拉伯国家都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张克服以色列不断侵略的后果和努力建立中东持久公正的和平,那么就可挫败妄图在该地区维持紧张和冲突局面的行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成员,团结一致地支持一切为达到上述目的而根据联合国决定采取行动的国家和人民。

主席： 我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亲切厚道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 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表示特别高兴，并祝你在这样紧接着被请担任的不同的、非常困难的任務上处处成功。

首先，我要加入前面几位发言人，对美国大使和他的同事在贝鲁特无谓地被杀害表示哀悼。杀害外交官的确是反常的疯狂行为，一定受到所有和平、善意人士的谴责。我愿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

我国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国之一。现在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认为应当在这里表示我们的意见。因为参加了起草该委员会的报告，现在我不想讨论报告的实质内容。但是我们要澄清一点：该报告目前的形式是暂时性的。由于委员会要先把它提交安全理事会，然后才能作定稿向大会提出，因此它目前的形式确实只能是暂定的。

尽管目前的报告是暂时性的，委员会在拟定时，仍审慎地遵守了大会给它的任务的有限条款。委员会也理所应当地考虑了安全理事会所有的有关决议。虽然如此，该报告仍是不完全的，有些人可能认为它只提出了一些折衷办法。因此，它的建议不大可能使所有有关方面都感到满意。然而，该报告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委员会的目标仅仅是遵守它的职权范围，找出一个实际的办法，和平解决一个多次使用了武力而仍然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

我们认为，委员会的报告仅仅是朝向正确方向走的第一步。如果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一步不应当或不能采取的话，那么就必定要寻求另外一个第一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仅要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也要考虑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个根本问题，以及他们应当何时、何地、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的意见对委员会为大会拟定报告的最后定稿将有极大的价值。安全理事会是否通过一项决议，只有它自己才能决定，但委员会极关心的是安全理事会实际辩论。从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就已经提到了联合国的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一九四七年以来的悲惨历史和它旷日持久，变得模糊的传奇性根

源。今天我们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将来。我们也关心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必须分担的对现在和未来发展的责任。问题的核心一直是巴勒斯坦和当地人民，因为巴勒斯坦是根据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权，交给大不列颠管理的，巴勒斯坦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因此该领土的处置和当地人民权利的行使也变成了联合国关心的问题。以后的一系列冲突都是那个最初原因的结果，因此联合国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虽然国际社会确认一个民族的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但这些权利的行使却因为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而受到阻挠。那么，很明显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保证解除这种侵略和占领的状况。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的规定，有权力这样做。因此抱了安全理事会能成功地运用它的权力的期望，委员会草拟了一项暂定性质的方案，要在一个决非神圣不可更改的时限里，使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实际行使他们的权利。委员会在拟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所根据的一个假设是安全理事会一定会设法使它见于实行，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发挥它预期的作用，则委员会的方案就变成只具有学术性的价值。

当然，安全理事会完全有权把委员会的报告搁置在一边，但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提出自己的方案，使巴勒斯坦人民得以行使他们的权利。就是因为委员会无法断定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立场，所以委员会的报告才没有解答所有的问题。毫无疑问地，它把这些问题留待安全理事会自行寻求解答。委员会接受了一项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它事实上还是提出了一项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方案，安全理事会可以对它再作改进，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安全理事会本身决定的一段时间内分成几个阶段逐步执行。

三十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没有任何希望，我相信，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一些宽慰和解放。现在，巴勒斯坦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利在他们自己家乡受到尊重。我希望安理会给予委员会的报告以其应得的审慎审查。不仅着重它本来就有的优点，而且还要着眼于拟订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实际办法。损害和平事业最大的莫过于联合国系统中唯一能够有所行动的机

构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采取冷漠的、不闻不问的态度。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采取行动，那么，要是巴勒斯坦人民有一天要自己设法行使他们的权利，就毫不足奇了。

委员会主席提出了委员会的报告，他也详细说明了报告的内容。正如委员会报告员说过的，这篇报告偏向于支持和平解决。主席先生，我希望在你能干的指示下，安全理事会能运用它的权力和影响力，把寻求和执行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早日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当作优先问题处理。不用说，各大国应当帮助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响应你的希望 and 要求的。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友善而关怀的话。

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信中请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安理会现在的辩论。因此，我建议安理会按照惯例，同意邀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议席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参加辩论。阁下，一个圭亚那的子民，主持安理会的讨论，使我真是感到高兴。联合国已经认识到有一个独特的民族，就是阁下的民族，生活在拉丁美洲的一块土地上。

我必须再说我们很幸运有你阁下主持会议，这就证明了如果不是贵国人民行使了自决权，你，一个能干的绅士，也不能担任主席的职位来指导我们。因为有一

个时期，人们甚至连圭亚那在哪里也不知道。这就证明了把自决原则拟订成一项得到正识确认的权利，可以说是已经有了成果，我在一九五〇年代曾参与这项拟订工作达八年之久。在那时还在殖民奴役下的许多民族的领袖，现在都能抬起头来，因为在骨子里我们都是兄弟，在智力争取和渴望自由这些方面，没有一个民族比另外一个民族更高明。

说完了这些话，我要问，为什么不把巴勒斯坦人民这个实体也认为有它自己的品格？

我们应该谢谢二十国委员会主席，我的好朋友和兄弟，塞内加尔的福尔大使。从他成为他的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以后，我就一直在注视他，我相信我们不仅从他的智慧，也从他的坦诚及他为了保证仍然在殖民奴役下的人民，或受歧视的人民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作出的不倦努力获益。因此，他是担任二十国委员会主席的最好人选。在他的指导下编制的委员会报告简要而全面，不用说，它的内容能够指引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

那么，为什么我要求允许我讲话呢？我或其他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就巴勒斯坦问题所说过的话，在安理会或大会上，也都已有人讲过。再要我来讲话，岂不是多余的吗？不！看来称为人的这种动物是爱自以为是的，而不是合乎情理的动物。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由于权力太大，财富太多，或太多的荣耀——我应该说是虚荣，我们有时候对其他人不公正，这种情况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

当巴勒斯坦被分割的时候，我正好在成功湖，我记得我们当时怎样走出大会，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那时行使权力把巴勒斯坦的土地分成两块的那些国家所施加的压力。但是，那时有人劝我们，最好还是重新回到联合国，因为错误毕竟是可以改正的。

但是，年复一年，那些控制世界权力的国家在国际社会非但不主持正义，而且利用权力平衡、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凑巧在一个



大国的势力范围内的我们阿拉伯世界——我并不是说，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其他主要大国，就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地区，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伊拉克人或是埃及人，我们都成了受害者。

它们不让我们过太平日子。它们制造问题，以便在我们的地区进行干涉。但是，任何不正义的事物，迟早必然会倒塌的。难道它们没有念过历史吗？难道它们没有看到过一些帝国——不仅是罗马帝国及在它之前的亚历山大帝国，甚至是我无须指明的一些近代帝国的灭亡吗？这些帝国今日安在？它们都瓦解而彻底破灭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阿拉伯人曾经建立过三个帝国，但是我们沉醉于权力与财富之中，失去了理智，我们的帝国崩溃了——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悲哀，因为迟早，如果不是由于战争，他们也会象在他们之前被同化的那些人一样被同化。

我们有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能不能有新的办法来处理国际事务呢？也许年轻人会组成一个团体，使用不同的方法，以别于据说是基于私利的一些老方法。有人称之为开明的私利，但是，这是靠不住的私利，因为到头来，我已经说过，任何不正义的事物都必然会垮台的。

我以前和今天的一些同事曾说到，以色列怎样在分配给他们——的确是分配错了——的土地上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必须一再地提醒安理会，这些人是卡察尔人，在公元八世纪时信奉了犹太教。他们不是我们那个地区的犹太人。

昨天，当我在旅馆的大厅打电话时，有一个人认出我，并跟我打招呼说：“巴鲁迪大使”。我说：“你是谁，年轻人？”他说：“我来自耶路撒冷。”我说：“但是你对我讲阿拉伯话。我知道我们的犹太人，我看你象东方的犹太人。”他说：“是的，我们是伊拉克人。那些阿什克纳齐人把我们赶出伊拉克，因为这样，我们不得不去耶路撒冷，我们必须离开，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作他们的自己人；他们是东欧人。”这是昨夜发生的事。

他接着说：“你知道在美国有25万塞法尔迪克犹太人吗？人家看不起我们。”

虽然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新奇，但是从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却很令我吃惊。我问他：“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布鲁克林，努力挣一碗饭吃；我刚刚和其他一些人开了一个餐馆。”一个卖阿拉伯食物，而不是卖犹太、阿什克纳齐或伊迪希食物的餐馆。

我要用一种不是引经据典，而是非正统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些大国到底在干什么？它们是对世界和平应该负责的大国，共有五个。他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区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吗？那都是因为对巴勒斯坦人不公平所造成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感到沮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纳粹占领法国的部分国土时，法国人难道不也沮丧吗？难道不是有很多马基游击队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家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吗？现在，很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在不正义猖獗的每一个国家，人民就会诉诸恐怖行动。我们并不原谅恐怖主义，但是如果安理会理事国不能设法使权利被蹂躏的那些人得到公正的待遇，那么即使杀人是不人道的、不正义的，受害人又能有什么其他方法呢？通常总是无辜者遭殃。

不久以前，在我上次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发言中，我在答复当时坐在这个席位上的赫佐格先生时曾提到，他们不应该为他们所认为的既成事实所蒙蔽。历史上没有既成事实这回事。世界总是在改变。任何事物即使是第二次发生，其本身也不会重复，因为总有一些东西增加到旧的，甚至是新的事物上去。因此，如果我要求允许我发言，我并不是要描述或详细讨论这个简要，但在许多方面也很详尽的报告。我的同事和读过报告的其他人都介绍我读这份报告。报告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再有进一步的讨论。所需要的是安理会，尤其是常任理事国，采取行动的。如果它们不采取行动，总有一天它们会垮台，不是个别人的垮台，而是给他们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会垮台。如果它们不是身子倒下来，它们也会在政治上倒下来，除非有一种新办法来处理国际事务，否则我们人类是注定了要失败的。今天的一些领导人或方向错误的领导人嘴里一面讲的是一套，一面却又在搞阴谋诡计。我不是想中伤任何人。我所说的甚至对我自己的区域的领导人或方向错误的领导人也同样适用——我这样说，是为了免得有人认为我要找人吵架。

我们应该怎样办呢？能否凭借宗教再组成一个国家呢？以前曾经试过。记得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吗？世俗和宗教的权力完全集于一人。它瓦解了。在法国革命以后，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发挥了很坏的影响。由于民族主义超乎一切，其他的意识形态就无法抬头。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取代呢？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应该存在的只有一种主义——人道主义。这应该是联合国的宗教。我们有没有用人道主义来对待巴勒斯坦人？那些不只是在阿拉伯世界，而且也流落在四方的巴勒斯坦人。你们阿拉伯人为什么不接纳他们？他们不要被接纳。他们有不要被接纳的权利；他们有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利。

主席先生，作为圭亚那的一个领导人，你想，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是的，我们愿意容纳你们，因为我们比你们强”，你的人民会接受吗？如果这样，那就不再有一个圭亚那了。他们说：“阿拉伯世界幅员广大，让它接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有拥有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家园的权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或是任何人都无权告诉他们接受什么。这要由他们决定。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想要把“既成事实”说成有理，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大军如今安在？他们到达印度和贝克特里亚。他们统治了我们那一部分的世界。塞鲁西迪斯如今安在？罗马帝国如今安在？在叙利亚、黎巴嫩和更南方的海岸仍然留有他们的城堡的十字军如今安在？曾经穿过这个地区的蒙古人如今安在？我们的兄弟奥托曼人曾经统治了四百年，如今安在？我们的朋友——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曾经是这些领土的委任统治国，如今安在？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那些阿什克纳齐人——后日的圣人或魔鬼，随你怎么称呼他们。那些从中欧来的阿什克纳齐人要统治我们的地区。他们并不要政治和平；他们要经济和平。但是他们开罪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们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和平。我可以坦白告诉他们，他们将永远不能得到，因此他们是以较优秀的民族、上帝的选民——当然是神话——的姿态来临的。

我顺便要问：“我们在安理会的人仍然还相信传统的上帝吗？”这个问题可以问我。我来自三个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起源的区域。它们是在部落社会产生的。那儿有诗歌、寓言和神话。如果有人研究那些神话寓言的来源，他就会发觉，由于人民不识字，因此用诗歌和寓言来讲解给他们听，是有其必要的。后来，来了那些卡察尔人，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到过中东，可是自从在公元八世纪，他们信奉了犹太教以后，他们却说：“上帝将巴勒斯坦给了我们”。他们到底想骗谁？我说过不知多少次，上帝是不管地产的事的，我们的英国和美国朋友也无权慷他人之慨，将不属于卡察尔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的东西送给人家。我为我们的美国朋友感到抱歉，因为今年是大选年。

我今天讲的话可以非常简洁地用下面几句话来加以总结。我请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们，对他们的政府解释——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常常给他们的代表很严谨的指示——并告诉它们，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联合国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们应该消除不正义，并且让巴勒斯坦人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不要让他们流落在四方，不要迫使他们因为怨愤不平而自求解决，他们的家园应该归还给他们，然后，并且只有在那以后，他们才可能与卡察尔人达成谅解。

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卡察尔人不要这样做吗？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前途。他们将会被同化，如果他们发动战争，仍然会有阿拉伯人跟他们作战，这对两方面都是不幸的，人民将会因而遭殃。这是事实。我把事实告诉你们。今日我们不能够再玩弄肮脏的政治，不管是在国际间或是在当地。世界是不可分的。距离已经缩小了。这里发生些什么，在亚洲的山林，非洲的森林和加勒比海的岛屿上以及世界其他角落都会引起回响。

我们再也不能孤立我们自己。过去有些帝国兴起又衰亡，其他人民根本不知道。但是现在世界是一个整体。如果因为失算有些恶作剧的家伙掌握了世界的命运，拖我们和他们一起下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沉下去——为什么呢？看看大自然。看看春天多美丽。看看家庭，看看友谊。生活上值得做的事情很多，犯不着彼此对抗。

我很惋惜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也是人。但是我为他们惋惜，并不表示我宽恕了他们的行动。让他们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认识到：清算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时至今日，变化将因善良意念或人类的恶行而加快。

宗教并不能形成一个民族。民族是基于共同的文化，不一定是基于语言而形成的，虽然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以色列，他们要教每一个人学希伯来文，认为语言是有凝聚力的。可是，在美国同一种语言已经说了二百年了，美国还是要为独立而作战。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比利时有瓦伦人，也有说法语的人。我们知道，虽然罗伯特·伯恩斯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苏格兰人，但是不久以前，苏格兰人、威尔斯人、克尔特人都有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

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把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聚在一起，但是聪明伶俐的犹太人并不愿被聚在一起。全世界总共有一千六百万犹太人。

你们以为我们会那么糊涂吗？即使我们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难道就会糊涂到容许外人进入到那个地区吗？我们的犹太人没有问题。就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生活。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我们和犹太教这个崇高的宗教也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是那些卡察尔人，东欧和中欧信奉了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却想利用崇高的犹太教来达到政治和经济上的目的。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他们带来一面国旗、一个国家，我们会张开双手欢迎他们。他们虽然不是属于这个区域的，但是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正如我已经说过，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世界问题，却把信仰同一个宗教的许多国家推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回事？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自相残杀。

这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归属的问题。十字军失败了。有些回教国家因为政治理由，曾经一度想用哈里发的职位来扩张对其他回教国家的霸权。他们失败了。现在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要干一些注定了要失败的事。

我已经说过，让我们只信仰人道主义，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话。也许我应该把我今天所讲的话，我曾经一再重复的话总结一下：这个问题需要由那些执掌世界权力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苏联、中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联合王国和法国，因为它们在我们的地区有经验的代表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是专家——世界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这样，也只有这样，和平才能实现。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了许多友善而热诚的话。

现在我要代表安理会理事国讲几句话。

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说，我们大家对最近美国大使梅洛伊先生和他的同事丧生的惨事，都愿意表示悼念。我要对美国政府和死者的家属致衷心的哀悼和安理会理事国的慰问。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对阁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的代表所表示的悼念和慰问，我要表示美国代表团衷心的感谢。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在与安理会理事国协商后决定召开的会议上，继续审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